

又是一年端午节

◎吕学民

一浪一浪此起彼伏的燥热的风，挟裹着一阵一阵清纯的麦香，温暖着城市乡村，汲养着绿水青山。一年一度的端午轻踏盛夏的热浪，吸吮着麦粒淡淡的清香，向我们款款而来。

端午节与春节、清明、中秋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，在我们的家乡素来就有挂艾草、佩香囊以及包粽子的习俗。而在其它不同的地区还有赛龙舟、饮雄黄酒等传统习俗。

又到粽叶飘香时，那股熟悉的味道，总会唤醒儿时与父母亲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温馨画面。而艾草的芳香，便是属于初夏的一种独特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端午节来临前三两日，父亲便会拿起镰刀去田间的地上割来一捆鲜鲜嫩嫩的艾草。那艾草长得秆秆粗实，叶片厚阔，放在鼻前一嗅，那股清清爽爽的香味，直入你的鼻孔，浸润你的肺腑。父亲盛来一盆清水，将艾草根部放入水中，为的是湿润着艾草的肌体，让它依然铮铮作响，秆儿青绿，叶儿舒展。

五月初五这天，父母亲会早早地起床，把端午节的习俗一一有条不紊地操持起来。父亲在日出前就将几日前割来的艾草根部，绑上一根红绳，挨个门楣地倒挂于门侧。一时间，房舍内、庭院间，小巷里便到处飘溢着艾草的芳香。但见那一株株笔直的盈满艾叶的艾草，被高高地悬挂在各个门楣间，形似宝剑，民间人称之为“辟邪神器”，有“手执艾旗招百福”之说，象征着人们斩除不祥，护佑一方宅第安好。艾草在高阳朗照的五月里，挥发出一缕缕清冽野逸的芳香，能够驱除蚊虫、杀菌、净化空气，颇似古人的“天然疫苗”。端午插艾的习俗，承载着人们祈求健康、驱除灾祸的美好愿景。

在父亲悬挂艾草时，母亲便会从她的针线筐里取出早已准备停当的洗净晾干后的艾叶，五颜六色的碎花布和一团团花枝绿的丝线，以及朱砂、雄黄、香药等物什，开始为我们三个孩子缝制“香囊”（荷包）了。母亲将那一面面的布料裁剪成方形或者葫芦形，将其反面拼好后缝合，留下一面小口，翻出正面后把混合好的香料装填妥当，然后缝

合开口，嵌上挂绳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漂漂亮亮的香囊就挂在了我们的胸前了，那药香阵阵萦绕身旁。于是，我们快活地跑出庭院，约起邻居的小伙伴们，攀比着，炫耀着，雀跃着，整个胡同回荡着我们的欢呼声、喧闹声，说笑声。听父母说，农历五月初称“毒月”，此时气候温热，毒虫活跃。香囊内的艾叶等药材散发出的香气，能驱蚊虫、防病菌。“端午百病随”，香囊寓意祈求健康，平安顺遂。

“包粽子啰——”庭院里母亲的一声亲切的呼唤，让我们顿时收住狂热的喧闹，循声各自跑回家中。只见父母早已取出昨晚浸泡好的粽叶，正在炉灶上用铝锅蒸煮，这样的好处是能够增强粽叶的韧性，且防止粘连。一旁的父亲将浸泡了几个小时的糯米，用一口小布袋一点点的沥干水分，同时把粽子所需馅料按口味调好。甜粽的物品是红枣、蜜枣、红豆沙、葡萄干。咸粽的是五花肉（提前腌制）、咸蛋黄、香菇、花生、腊肠。另外还将用来捆扎粽子的棉线，剪成一截一截地备好。接下来便是包粽子大显身手的时候了，我们三人负责给父母传递着

粽叶和棉线。在默契而又甜美的配合中，父母亲心灵手巧地包裹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周周正正的四角粽便亮堂堂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。紧接着，我们在父母亲的指点下开始烧锅调火蒸煮起来。一段时间后，一锅锅香甜的、微咸的粽子就浸渍上了我们的味蕾。品尝着这一枚枚各香各味的粽子，在父母亲的一言一语中，我们了解到，当年屈原投江后，老百姓生怕江中鱼虾啃食他的身体，便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，从而演变为后来包粽子的习俗。另外，端午正值夏收之后，包粽子既表达了庆祝丰收的喜悦，又体现出家人协作的温馨，寓意为五谷丰登、家庭和睦。

又是一年端午节。剥开粽叶时，糯米还粘着手。明天，粽子会吃完，艾草也会萎焉。然而汨罗江的水流声会一直汤汤不息；在每个夏夜清脆的蛙声里，在母亲包粽子时轻轻念叨的絮语里，在每一个愿意为传统停留的瞬间里——那个爱国诗人的魂魄从未离去，他只是化作了我们汨汨奔涌的血脉里一汪永难磨灭的家园记忆。

艾草爱子

◎王欣明

“今年的艾子粗壮。在猪圈西墙粪地盘子上，长得旺。”父亲民办老师退休后，有功夫侍弄自留地，一块三四米见方的肥地居然种草。他弯腰拿镰收割，五月的阳光，白花花洒在他草帽上，洒在黝黑一片的绿植上。他把割下的艾草拢成一束，说：“捎回城里去，挂门口，驱邪。”全村就这块地艾草长势好，父亲会送人，或是等左邻右舍来讨要。

我不愿拿。那时我正在城里奔波，根还没有扎下，赌气说：“车上车下的，捎着一大把草，人家笑话。再说，城里人家不插艾子。”父亲坚忍着不再教导我，把艾草放置在过道里。娘包的红枣粽子，他用黑色提包塞满，脚蹬三轮去送我。

小时候，插艾草是端午的重要仪式。趁天没亮，父亲就去了前几日寻摸下的坡头。我趴在窗台上醒着，布谷鸟在金黄的麦野一问一答：“布谷？布谷？布一谷。”看他挽着裤脚进家门，露水湿了大半。腋下各夹着一捆艾草，叶子上抖落一串露珠，就像我极不情愿被娘叫起；而细茎梗着脖子，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“今年去得早，连根拔来了。”门口斜插几株，平房窗台斜插几株，大部分靠在天井北墙的石基上，斜斜搭上。

看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艾草逐渐软下去，叶子萎缩成毛茸茸的小瓜子。母亲在下雨的夜里，把它们收进西棚。夏夜，一家人在天井的水泥台上吃晚饭，母亲端出一盆玉米窝头，一碗甜面酱，大葱，吩咐我从西棚里拽出艾草。不知她何时早把这些“懒汉”辨成大姐的“长辫子”。我拖拽着，软软的，把它们盘成“蛇”。这群“懒汉”像吐着一股股白烟，围绕着一家人的脚下，冒着一股股喉咙的怪味。吹着小喇叭的蚊子，看来也讨厌这股子药性味，不等我用手抽它们，早逃了。

母亲在父亲离世后，随我进了城。小区楼下，每到端午，菜贩子推着三轮车来，一把把艾草扎好，用红绳子捆着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母亲买两把，一把挂门口，一把放阳台晒着。她说，城里没天井，没石基，没法方搭。

离端午还有五六天，菜市场的西瓜摊前成堆成林，艾草进城，株株大拇指粗细，表皮泛着青白，像谁的手腕暴起青筋。母亲挑来挑去，最后选中一把中等个头的，说：“太壮的，没味儿。”她不知道，现在艾草有了不同名分。

如今，母亲儿时讲的瞎话我倒还记得。我和两个姐姐坐在草席上，周边是白雾缭绕，像看舞台上的一幕大戏。她说，老辈子传下来的，安丘丘南一带，一位母亲晚生子，端午节那天，下地干活回来，看到自家孩子，就要被爬进家门的蛇伤害。老娘手提一把艾草，撵打驱赶。艾草在她手里化成牛皮长鞭，啪啪作响，五毒退散。后来老母耗尽力气，倒下去，身子渐渐化作一蓬艾草，年年端午，在野地里重生。上天感她护子之心，封为“爱子之神”。当地人叫艾子，爱子，自古就这么叫下来。

她说，你小时候，端午夜里，我把艾草辫子压在你枕头底下，祈求平安。

现在，她照旧拿着一把艾草，在客厅四角，卧室里，擦打着，念叨着家乡老话：“艾草香香，安神觉香；艾草苦苦，驱除五毒。”



光影潍坊
摄影：刘永久
拍摄地点：寒亭花乡漫步生态园

野艾

◎钟读花

端午节前几天，小城大街小巷，都布散着卖艾草的人。看看他们所卖的艾草，株型高大，秆秆粗挺，叶片青碧，肥大，但唯独那艾香，淡淡然，游丝一般，若有若无。

我特意取一株，放到鼻尖猛嗅，扑鼻而来的，是涩涩的青草味，艾香味淡淡的。

恍然若失，好像在精神上失去了一些什么。我知道，之所以这些艾草的艾香不足，多是因人工种植，甚至是大棚种植，速生而成。

于是，就常常怀想生长于田野间的那些野生艾草。在乡下，野艾随处可见，田头地尾，山坡沟壑，甚至村道边，也生长着一些野艾。

野艾，极其泼辣，不择地而生，日晒露打，栉风沐雨，野艾大多不肥壮，不高大，叶片，也不会碧绿。野艾的秆秆，瘦硬，棱角分明，那种瘦硬，正是其生命的力度所在；叶片是粉绿，尤其是背面，有一层绒绒的白，一些叶片，还呈现缺裂状，叶片不厚，却有

着桑皮一般的粗糙感。我喜欢那份粗糙感，我觉得那份粗糙感中，蕴含着一种生命的沧桑。

在田野中，野艾是稀疏生长的，很少有野艾密集生长。可以是大片，但大片，亦是稀疏。

野艾萋萋，这份萋萋，总带着一种苍白的颜色。这份苍白，是大自然的赋予，是生命的一份厚重，因为积蓄得太多，所以苍白得有力。

野艾，虽然不肥，不壮，不高大，不翠碧，但却艾香郁郁。该怎么形容这种艾香呢？说它辛辣，确乎是有点，但也不纯粹，若然单纯“辛辣”，那就谈不上“香”了。如果一定要用“辛辣”二字来形容，我觉得艾草的这种“辛辣”味道，是一种悠远、幽深的味道，它是辛而香，是辣而香，那份“香”，给人一种清冽冽的感受，有一份油然而生的喜悦。

野艾的艾香，真是太浓了。若然你走近

一片野艾，自远而近，艾香会悠然而来——层层推进。最初，是艾香一缕，一脉，淡淡的，有一种若即若离的飘逸感；渐行渐近，艾香便水涌而至，浪涛一般，涛涛推进，你会感到，扑鼻都是艾香；等到你完全走进那片野艾地，你就被郁郁的艾香彻底包围了，你沉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艾香，你就不得不赶紧逃离；如果你喜欢这种艾香，你只会沉醉，闭上眼，轻轻地转动着自己的身体，让全身都沐浴在这醉人的艾香里。

居住乡村的那些年，每年端午节，天微亮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到田野中割野艾。

手持一把小镰刀，身背一只小条筐，找到合适的野艾地块，躬身弯腰，小镰刀飞快收割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就割满了一筐野艾。收割野艾的过程，早晨的清冽，与野艾的艾香相融合，芳香愈加浓郁。人的精神，仿佛也受到催化，愈加振奋，愈加昂然，感觉这个大千世界的一切，都是生机勃勃的，

父亲的地排车

◎孟令江

周末，去一家农家博物馆游玩，见到了许多老物件，特别是一辆破旧的地排车，默默搁置在一角，只一眼，我的思绪便回到了多年前。

那时，我家也有一辆这样的地排车，那是父亲托人精心打制的，结实耐用，两轮粗壮，两根车轴稳稳向前探出，车板上可以装载货物，也可载人。

四季总在车轮下更迭。春日繁忙，父亲赶车去田里栽瓜。车轮碾过刚刚苏醒的土地，路旁的青草野花，在阳光下泼辣生长。高大的白杨树，落下毛茸茸的杨花，铺满路面。整个春天，好似都融在这辆轱辘车声与花草气息里。盛夏，麦浪起伏。父亲光着膀子，挥镰收割，一道道汗水顺着脊背蜿蜒流下，好像条条小河，他的胳膊晒得黝黑爆皮。地排车歇在树阴下，老牛拴在车旁，悠闲啃草；吃饱了，便自己卧倒，慢慢倒嚼。天色擦黑，父亲将一捆捆麦束码上车，拉回麦场。

我也想用动那根长长的鞭子，父亲却总说我太小，被我缠磨得紧了，他便虎着脸，扬起巴掌，作势要打。我便立刻噤声，撇

着嘴乖乖坐回车上。说实话，父亲很少打我，更是很少鞭答老牛。他总是说：“这老牛有灵性，是咱家的好伙计，要善待它。”我信父亲的话。父亲不善言谈，就像那辆沉默的地排车，他的每句话都实实在在。父亲的叮嘱，随着车辙，一遍遍碾进我的童年记忆。

四季总在车轮下更迭。春日繁忙，父亲赶车去田里栽瓜。车轮碾过刚刚苏醒的土地，路旁的青草野花，在阳光下泼辣生长。高大的白杨树，落下毛茸茸的杨花，铺满路面。整个春天，好似都融在这辆轱辘车声与花草气息里。盛夏，麦浪起伏。父亲光着膀子，挥镰收割，一道道汗水顺着脊背蜿蜒流下，好像条条小河，他的胳膊晒得黝黑爆皮。地排车歇在树阴下，老牛拴在车旁，悠闲啃草；吃饱了，便自己卧倒，慢慢倒嚼。天色擦黑，父亲将一捆捆麦束码上车，拉回麦场。

记忆最深的一幕，是去县城卖瓜。天不亮便启程。满满一车西瓜，父亲赶车，我坐在瓜堆上。卖完瓜，星夜归家。月光皎洁，圆圆的月亮似乎也是一个大西瓜，长在深蓝夜幕上。我指着月亮对父亲说：“月亮也是个大大西瓜，就是不知甜不甜！”话未说完，我俩都笑了。三十多里夜路，车轮一路咯吱咯吱，好似哼着一支只有父亲才懂

鹧鸪天·坊茨小镇

◎刘树亮

小镇年插异旗，潍州工矿此开基。硝烟漫卷胶坊路，电火焚空蚀旧篱。

德若崇，日如魑。残楼断轨诉寒时。今成证史寻游地，盛世长铭国耻碑。

念奴娇·重访坊茨小镇

◎于志超

重来小镇，正夏阴初老，绿窗人寂。红瓦藩墙疏影里，石板路、苔痕湿。铁轨斜阳，钟楼旧址，隐隐吹风袭。一湾溪水，睡莲犹自开翕。

遥想劫火当年，德营日据，矿血连天赤。百载煤尘凝苦涩，换作今朝游展。断壁无言，槐花又落，谁记飞鸣镞？晚钟声碎，残霞铺洒阡陌。

家乡麦收

◎陈显荣

乡友发来麦海图，收割机响浪涛伏。归仓不费镰刀力，新麦飘香改世俗。

【双调·落梅风】

麦收

◎杜瑞红

镰磨亮，因麦黄，看老农，满心欢畅。声声杜鹃催叫忙，麦田里、穗丰情漾。

南风畅，收麦忙，那清香，让人心旷。手勤脚勤夺夏粮，看农机、热情高涨。

【双调·落梅风】

高考季

◎冯恩科

寒窗苦，壮志雄，志飞翔，把锋芒弄。青春快哉拼硬功，跃龙门、笔飞生动。

都是催人奋进的。

兴冲冲地背回家，用红丝绳将野艾扎成一小把一小把，然后，分头挂在堂屋门框边，门楼两边，以及窗框、粮囤等地方。于是，满庭院都溢满了艾香。

这个日子，家家户户都要插艾草，所以，走上大街，你会感觉到满大街都在流淌艾香，一条大街，就是一条艾香流淌的河流。河水，在浮泛，在荡漾，艾香的味道，在这个端午节里，四处弥漫，处处弥漫。

祖母在世时，特别喜欢收割野艾。她会收割很多野艾，晒干，培成一个小小的艾草垛，然后在下雨天，编织艾草绳，或者用艾草叶填枕头。编织好的艾草绳，用来夏日黄昏，纳凉驱蚊。艾草枕头，祖母会填充好多个，分送乡人。我不知道乡人们是否心存感谢，但我知道，接受艾香枕头的人家，家中一定会溢满艾香的。

那轻溢的艾香，蕴着一缕缕田野的清芬，也散着祖母对乡人的一份美好情意。

的歌谣。

卖瓜回来，父亲心疼这老伙计，寻来木楔仔细加固松动的关节，给车轴擦油润滑。纹理开裂处，抹上黏稠的水胶，小心粘牢。

父亲这人总是这样，不想让老伙计受半点委屈。谁料，有一次，地排车还是不小心滑入沟坎，差一点就侧翻。车身磕出了几道深深凹痕。到家后，父亲摸着那些疤痕，沉默半天，才说：“这是车子在长骨节，骨头硬了，才会经得起摔打。”

现如今，车子还在，可父亲却老了，没法再执鞭赶车了。那辆地排车，就闲置在院子一角，但父亲还是时常抚过那些深深的纹理。最终，我没有去惊动那份宁静。可不想转身离去时，忽然，仿佛又看见那辆吱吱呀呀一直作响的地排车，从记忆深处缓缓驶来。

